



真珠船卷之六

上論一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八佾考



白虎通

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

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左隱公五年考仲子之

宮，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

也。隱公將讓位于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

二嫡，既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將萬焉，萬舞也。公問

羽數於眾仲，魯大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

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

物盡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曰初明前此不用六羽之借也。始用六佾

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平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

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公六雍徹考。謂四四為一。則公正羊。於十之

禮周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學士主舞，瞽人舉歌。其

徹者，則主宰君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

而僭之。

具禮樂考

禮運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天子朔食之豆數諸公十有六。上公朝堂上

之豆數諸侯十有二。侯伯子男相朝堂上之豆數上大夫八，下大夫

六。大夫出聘主國賜使臣豆數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諸

介牢謂朝天子之禮。大夫介牢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

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祫祭其席五重，三重謂相朝大饗再重，謂饗射也。天子

崩七月而葬，五重八。五重抗木及茵也。諸侯五月

而葬，三重六。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此以多為

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介所以佐賓天子以

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特獨也天子適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

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諸侯以犢膳天子尊

君如天也諸侯相朝饗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獻賓不用籩豆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禮主

國禮之則既有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酒又有脯醢矣

數位尊者禮重每一食輒告飽須勸侑乃更食也此公庭禮謂之食自食其力之人則无食數也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馬腹帶也纓馬鞅也五色一匝曰就大路乘

以祭天故馬亦少飾次路圭璋特玉之貴者故不琥

璜爵琥如虎形璜則半環之形也玉之卑者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獻酌爵之時獻黼若繡而將

之不特鬼神鬼神異于人不假祭單席鬼神異于人不假諸侯視朝

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特謂每人一揖也士卑故不問人數多寡

共一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揖也

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

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宗廟之祭

禮其獻尸也主人貴飲以一升之爵佐食賤飲以五升之散尸尊飲以三升之觶主人卑飲以肆升之角

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陳于

堂上各異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其所也

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

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不壇至敬無文也。樹與禁皆承酒尊之器。

因為酒戒故名無足曰樹。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有足則高無足則下。廢禁則又下矣。

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

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

鬲，禘杓，此以素為貴也。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為美。見父之族黨不為折旋揖讓之

容。天子所摺之大圭不事鐫刻。太古之羹無監梅之和祭。天貴質故用素車。又用蒲席覆犧尊則以粗布。

杓沃盥之器。禘白理木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

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

子樂其發也。用心于外。主備物也。聖人見天地之德發揚昭著于兩間。生成溥遍于萬物。是

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廣其德如此。非備物何以稱之。禮之以少為貴者。

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

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以君子慎其

獨也。用心于內。主存誠也。聖人見天地之生物。其迹雖粗而究其極。則精且微。其德如此。雖備物何

以稱之。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

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

稱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獻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薦血去人情最遠腥腥肉去人情稍近爛沈湯之肉去人

情漸近矣熟肉則近人情矣祀漸以卑而情是故君

漸以近于此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蹙。君子行禮固不近于人情然其周旋委曲亦非強作而文致其情此有由始而不徑行越序也以賓

禮言兩君相朝必有介副以通賓主之情不則大愿慤而無文賓必三辭主必三讓而后至廟中不則太

迫感而無容此。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音緝溫之至也。禮

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以詔告之樂工禮也

無日必有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郊特牲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

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

越藁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

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質而已矣。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

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宜大之禮大之樂大之

又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言割刀利矣而宗廟乃用古之鸞刀亦此意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喪考

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

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子貢曰。喪子

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皆不忍死其親之心子

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

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辟踊拊心跳躍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喪不慮居。

卷之六

不敢有敗家之慮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

為無後也始死克克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先王制禮慮賢之過于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

以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為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跋之二者皆酌人情而為之也

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人喜是乃戎狄之道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樂

意咏謳歌也猶身動搖也愠者外境違心之謂戚憂也嘆吟息也辟拊心也踊足跳也因論踊而并及舞

蹈哀樂相對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

制絞衾設萋翬為使人勿惡也人死則形骸腐敗故惡之無復知覺故倍

之聖人為之制絞衾以飾其體萋翬始死脯醢之奠

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

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牲之遺既葬則有虞祭

之食雖未見死者真來饗之然未有舍而不行者所

以使人不倍也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以為故興物者也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

是謂直情徑行而自蹈于戎狄耳有子與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一不知夫喪之踊也

禮之有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

旅考

爾雅旅陳也又云祭山曰廞祭山以黃玉及璧埋於山

足廞埋於山頂曰懸

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其羣神而祭之又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尚書以為祭山之名周

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旅非但祭山而已

禮記祭山曰旅

泰山一谷谷宗王春受命長秋辟心書外谷宗

泰山表

泰山考

五嶽之尊在魯封內天子有特舉諸侯有歲祠

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

公羊傳

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乎

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詩曰魯瞻周禮曰交鎮

冉有考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

家語子貢曰恭

弟子解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

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正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史記

冉有帥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家語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

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

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

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

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

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

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冉求自稱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是役也

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善也哀公十一年

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

觀此則求於軍旅之事果自嫻習孔子獨以治兵許由何也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合之請粟之事似皆好行者矣

晉氏子歌
事果自獻
效軍旅之
驍也限末

林而言量也而其音少左如曰其謂知不知丈夫也
于百數數小人相辭曰快燧于飽聞之播曰小人
射外曾而不道輝于之取也夫不似然謂矣夫季天
回患焉二千之不輝輝也宜如亦季天當于之良齊
曾人少曾之舉室眾然齊之其車一室嫡車對矣于

射讓考

古者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
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
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
序而立于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
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而射畢
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勝者之子弟洗觶
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
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

正是消磨
爭心之法

酒令行罰亦如是今但以酒為罰誤矣

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酌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

魯禘考
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太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會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

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

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借雩自桓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借禘自閔始僖三十二年書小郊借郊自僖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者也

羅泌曰周郊天帝

左傳荀偃
士句曰魯
有禘樂賓
祭用之語
見襄公十
年宋公享
晉侯于楚
丘

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魯郊孟春
周牛以騂魯牛白牡豈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耶
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禘文王日至天帝
用事之始故祀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祀五帝
春秋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魯頌皇皇皇后帝
后帝非靈威仰也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也騂牝赤
春公羊有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
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牝乎禮天子載大旂
以象日月交龍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旒

陳際泰曰
禘者于祭
為至尊非
虛加其禮
文乃中心
與之殊異
其說有三
焉耳天子
之享物最
厚則天子
之恩先寤
長此固孝
子之志人
情之實也
而天子之
發祥寤長
斯天子之
報氣寤遠

日月與天子之禮無異矣周禮在魯果足信乎魯之
為禘追祭文王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閔公二年禘
於莊公為慶父也又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
愈甚矣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
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蓋報德之禮也於乎
魯謂成王伯禽而有悖禮之事哉

史記
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

則又德厚者流光德薄流卑之說矣天子之所處寔高斯天子之所知寔邈則又庶人知禩大夫知祖之義矣立論微而至大義恍然

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

灌考

禮祭統 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歌莫重於人聲舞

周之祭祀先灌地求神于陰既奠然後取血簪實之于蕭以燔之求神于陽也

莫重於武宿夜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氤氣歸於天形鬼歸於地故祭所以求神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薦熟鬱人掌裸器凡祭

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以秬黍釀酒用鬱金香草

和之日鬱鬯宗廟之祭用以司尊彝尊以盛酒用以獻也彝以

盛鬯用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雞彝之屬詔其酌辯

灌尊夏以雞夷殷以竿周以黃目其勺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

雞彝刻畫雞形于彝為飾

也鳥彝刻畫鳳凰形于彝為飾也

皆有舟

舟所以載彝如今之承盤也

其朝踐用

兩獻尊

朝踐即朝獻也日踐者言籩豆有踐也獻尊者飾以翡翠也尊必有兩一實醴齊王酌以

為三獻一實緹齊

其再獻用兩象尊

再獻即饋獻也以序言之故曰

再獻象尊者飾以象骨也尊必兩者一實益齊王酌以序言之故曰

犧尊之醴齊后之八

皆有罍

罍所以副

諸臣之所昨

也昨與酢同蓋諸臣酌于罍以為九

秋嘗冬烝裸用

尊

日獻者言其獻齊酒之物也著尊者著地無足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

日饋也著尊者著地無足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

日饋者主

齊酒而言之也壺尊者以壺為尊也壺瓠也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

時之間祭追享朝享

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祫祭以其間于四月故曰

問裸用虎彝雉彝

音鼎屬雉猴

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

大尊

太古之瓦尊也其再獻用兩山尊

山尊畫山雲于尊也

皆有罍諸臣之

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

裸用鬱齊則酌以獻之

齊縮酌

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后酌

益齊浣酌

饋獻用益齊則以清酒浣之而

后酌也浣清也洗也

凡酒脩酌

諸臣之昨用凡酒則滌治而后酌也

按禘禮九

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

圭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

先儒謂既
灌而往始
列尊卑序
昭穆孔子
以魯祀躋
僖爲逆故
不欲觀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
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
服副褙，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
圭瓚酌，筭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
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圭
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
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
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
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

與祭考

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
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
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
此之謂備。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
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
矣。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

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者。孝子之行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有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身也其進之也。敬

以愉。色也其薦之也。敬以欲。心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

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衆盛之容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言自修整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各以威儀相尚夫何恍

惚之有乎？何能有交神之心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言濟濟漆漆乃宗廟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

王孫賈考

王孫賈，衛大夫。左傳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

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

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言國小不能從諸侯禮將歆涉佗，拔衛侯之手

及挽。按擠也。血至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賈畫計使止郊

外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

子敢不負羈縻以從。將行。將往王孫賈曰苟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欲激國人皆怒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

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

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

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言能戰則可叛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賈之子王孫齊亦為衛大夫

祀奧考

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

宦。音夷亦養也東南隅謂之窳。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

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

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

常處焉。禮曲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

奧。尊之也。祭于其所近于褻。止祭于奧。又非神所棲

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祀竈考

禮器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其神先炊故

於盆盛酒於瓶謂老婦盛食皆卑賤之祭也

五祀春祀戶陽氣始出祭先脾木

夏祀竈陽氣盛藜于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雷室中

秋祀門秋陰氣出祀之祭先

肝冬祭行行者往來之處冬陰祭先賢中雷取陽光

井取水竈取火門戶取閣闕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

動則為純陰神明不居矣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

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焉

周文考 易賁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蘇子 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

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

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

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

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

戶主中雷
主北向明
主行主南
向竈主西

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於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簋。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后大備。其麤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旣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

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風。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茅鹿門曰。竊謂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秣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爲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之。忠與質乎。

哉不然湯何以纘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
曰政由舊故愚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
亦未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典禮
與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強名之爾孔子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揉
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段大

議

射不主皮考

鄉射記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周禮

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內志二

曰容

外體直

三曰主皮

不失正鵠

四曰容和

進退閑雅

五曰興舞

節奏此樂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興舉也長之使任其教治之使任其事也

釋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而軍旅

之射又有貫革之式獨禮射不然禮射者大射賓

射燕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庶人之禮也卿大夫或用以詢衆庶在和與容

宋主非禁
力也此論
得體

陳際泰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文武並進不使後世
窺吾有所左右而輕天下故禮射與武射同立澤
宮而不相爭蓋即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遺意焉
抑先王之治天下也文雅獨優不使後世謂吾無
所掃除而致太平故禮射獨文射盡屏其挽強而
不復進蓋有竭蹶而成之端冕而蒞之之微權焉

告朔考

周禮

太史頌告朔於邦國

註云

天子頌朔於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其日又以禮祭於
宗廟謂之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春秋文公六年閏月
不告朔猶朝於廟言廢其大而行其小也周自平王
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
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穀梁氏稱閏月天子
不告朔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
告朔

玉藻 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也。

唐書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

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

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

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

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

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

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附月令

月用夏正

禮記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謂日與其所會之辰也

中于南方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大皞伏羲氏木德之君句

芒少皞氏之子日重木官之臣 其音角。律中大簇。東風解凍。獺祭

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

衣青衣。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大夫九推。元日上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殺孩蟲。胎未生方生天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

骼埋齒。是月也。不可以稱兵。仲春之月。日在奎。昏

弧中。旦建星中。諸月中星皆二十八宿此及二星者

也律中夾鍾。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擇元日。命民社。擇甲日之善者命有司。省囹圄。是月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太宰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

之前。此祈嗣之禮也。祭帝于郊。以先禘配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

發聲。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

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戒淫慢也

日夜分。天道平也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角較也。甬

斛也。概。執以平量者。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之月。日在胃。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是月也。生氣方

盛。陽氣發洩。句句同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言順時不

可閉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聘名士。禮賢者。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不得為容也省婦

事以勸蠶事。百工咸理。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逐疫也。磔裂牲攘除也。孟夏之月。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神即

農。其神祝融。顓頊之子名黎。火官之臣。其音徵。律中仲呂。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赤衣。

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

還反。行賞封諸侯。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命野虞出

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斷薄刑。決小

罪。出輕繫。是月也。天子飲酎。重釀曰酎。樂蠶畢而東作成也。仲

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是

月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農乃登黍。挺重囚。拔也。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

陰陽爭。死生分。物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也。君子齋戒。

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

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止刑罰之

事以安。陰靜也。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

林鍾。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

動衆。母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

事也。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

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天子居

太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衣黃衣。其味甘。其祀

中霤。古未有宮室。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溜之。因名室中為中霤。孟秋之月。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天

氏。其神蓐收。少皞之子該。金官之臣。其音商。律中夷則。鷹

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

載白旂。衣白衣。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

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慎罪邪務。搏執。天地始

肅。不可以羸。陽饒陰乏。不可使陰氣常羸。不止也。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坊。謹壅塞。

以備水潦。月建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

牛中。旦觜。觴中。律中南宮。玄鳥歸。羣鳥養羞。藏備冬月。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子乃

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春難以畢。達春氣。今又難者。所以

除過時之陽暑
達秋之涼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

窖。脩囷倉。圓曰竇。方曰窖。

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多積聚。乃勸

種麥。毋或失時。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角斗。甬。與仲春同。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

射。天子居總章右。令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

制勅也。百縣侯屬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以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趣獄刑。無留有罪。孟

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

少皞氏之子相代為水官之臣。

其音羽。律中應鍾。

天子居玄堂左。令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

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國事也。

命大夫釁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命百官謹蓋藏。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溪徑。飾喪紀。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

冢宰制國
用故舉其
以數

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割刑牲也。社以上

公配祭故曰公社。臘因臘而祭也。周曰蜡，秦曰臘。天子乃命將帥講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天

子居玄堂，大廟，飭死事。誓戒軍士。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

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命之曰暢月。

克滿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動也。君子齋

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視仲夏尤謹者。養陽氣倍重也。季冬之月，日在

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天子居玄堂，右个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旁磔，四方皆磔牲以禳也。丑為

牛土作之，土能制水以畢送寒氣也。冰方盛，水澤腹堅。上下皆凝。命取冰

冰以入。入藏之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

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以綴恩也。間一歲而作，故曰罷。使是

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窮次還次，玄枵也。窮紀還會，玄枵回者，宿星雖月一周，天早晚不同，今復回故處也。天

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按左傳載子家與焉公言季氏難圖也

更故讓大器命樂相大合知而歸以歸思也間一泉景

月也日讓于穴且讓于歸星回于天樓傑幾歸遠且

味具田器命樂相大合知而歸以歸思也間一泉景

水以人六也今昔吳出正蘇命豐信味味專前未

水以畢並寒廉也水衣盤木鞞顛望昔命如木

命育后大鑣等類出土半以並寒廉昔命如木

婆女晷婁中且丑中軒中大呂天子風之堂亦个

定公考

魯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左昭公二十

五年謀去季氏弗克遂如齊齊侯卑公遂如晉三十

有二年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

公季孫平欲與子家子懿伯從政叔孫成子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昭公子始謀逐季氏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

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此皆季孫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按左傳載子家與昭公言季氏難圖也讒人以君僥倖耳公不聽

是倒字句
法若云將
溝公氏便
順矣

入可也。與季氏無怨者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

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羣公墓宅將溝焉。

欲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榮駕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章其逐君縱子忍。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鶯。

曰。吾欲為君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

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按照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非常禮也。昭公

生務人。即公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

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

然于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

壞墮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持定位。

將以市已挾立之恩。而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

有為。魯自是不振矣。

穀梁傳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

也。春秋于定公元年。不書即位。以社稷非先君所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是倒字句
法若云將
肅公氏便
順矣

侯辨以市日辨立之恩而宋卒為意吸而歸不歸
不數費而宋夫人意吸必為味對離日不以執家也
也然于季終無忌于宋譚而歸而出皆也姑與至
日忌不煩於人公于宋以即公母策繼亦於公也
將主將人唱公又公於二千於於於氏亦季丑之祖
司姓即公與至正日而於於公時於非常豐也即公

關雎考

文王得聖女姬氏以為配宮中之人見其有德而作此詩

關關雎鳩

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鳩相聚而不亂相親而不狎

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

窈窕貞靜幽閒淑女女中之聖者也

君子好逑

以德配德君子之善匹也

參

差荇菜左右流之

本其未得而言芳潔可以羞神明當左右順流以取之也

窈窕

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

反側

始求之不得則寤寐思懷之不巳而思之深長至于不能安其身蓋為君子圖好逑而憂思之

懷自不能已耳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喜其既得宜吾情于琴瑟致其愛于淑女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熟以致薦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情而不失其性此文王風化之所由始歟

爾漢言詩
論義不論
聲魏人得
漢雅樂郎
僅能歌鹿
鳴騶虞伐
檀四篇太
和之末又
亡其三唯
有鹿鳴至
晉又亡自
此聲詩之
道絕矣

蠡言曰、子以哀贊詩何、鄭康成作衷字之誤、鄭樵
辯曰、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嘗說詩之義、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關雎之亂、皆樂之聲、
也、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蓋以詩之
寤寐如是、憂在賢、思在賢、所謂好德而非好色者
也。

宰我考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宰我問五帝之德、及黃

帝之年、夫子告之、

詳見家語

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

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
也、嘗使子楚、昭王問之、宰子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
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
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
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今曲阜縣西南三里
有宰我墓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

與田常作亂之文然

有闕止字子我而口

闕爭寵子我為陳恒

所殺恐字與宰我相

涉因誤云然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大戴禮

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邪改之吾欲

以語言取人于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

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

之

社考

郊特牲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殷亳社北牖使

陰明也。

陰明則物死

惟為社事單出里。

祭社里人盡出

惟為社田。

國人畢作。

為社田獵國中皆行

季春出火為樊也。

樊除草萊

然後簡

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

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

驅逐禽獸以示之

鹽諸利。

以獲

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其制有墻垣無屋宇以達陽氣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曰置社

或曰哀公春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周勝殷而頒之諸侯使各立之以戒

社之災木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

燼于火而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

欲求木以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左傳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春秋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

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

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

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

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慄蓋勸

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

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

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說也

之如此
植之故
欲求木
虛之根
得之曰
得之曰

三昧退公室問坵然幸非幸非播以與另釋粟蓋也
正所失其田順其難必喪無以與萬矣矣哀公始去
四執夫其乳順其誠必對無以與萬矣矣以昏言
實天夫其蕙草木離外之而民昏平是始以天言
為暗之也曰此言可難也夫宜難而不難順李誠也

夏后氏殷人周人考

坊
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
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
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
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
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慚。賊而蔽。

松栢栗考

公羊傳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栢

猶迫也。親而不遠。地正之意也。栗敬懼貌。天正之意

也。

禹貢青州鉛松怪石。荊州棟幹栢栢是木於五方各有

宜。故刑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豐鎬

宜栗。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

北社惟槐。

管仲傳

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

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

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賈分金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仲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庶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欲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子束縛在魯。鮑叔薦之。桓公請於魯。使之治國。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遂霸天下。

桓公問于管子曰。國何患。仲曰。患夫社鼠。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往託焉。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國亦有社鼠。人君左右是也。

左傳

卷之六

三十九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厚也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許朱曰凡物各有量豆區之不能概釜鍾也猶升勺之不能概豆區也觀霸形霸言命篇其自予僅僅矣夫王者善養人仲則曰國脩而隣國無道霸王資也王者德行仁仲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正而不譎夫為晉文彼善之耳至服綈以下魯梁石壁菁茅以取泉布王者富國強兵之道固如是乎夫子仁仲父矣而序其績曰相桓公伯諸侯真一字之春秋也

三歸考

說苑

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周策

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

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絃樹旅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

塞門考

郊特牲

臺門而旅樹

旅道也屏謂之樹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

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設于門外諸侯設于門內大夫

士設于庭中

反坫考

或云內外之室註謂反爵之坫

明堂位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反爵之坫出于尊南

又于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

樂成考

周禮

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

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饗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分六代之樂

而用之祭祀也天神最尊而黃鍾爲律之首大呂爲

之合地示亞于天神而大簇爲律之次應鍾爲之合

四望謂嶽瀆也。姑洗爲陽聲第三。而南呂爲之合。蕤賓爲陽聲第四。而林鍾爲之合。夷則爲陽聲第五。而仲呂爲之合。無射爲陽聲第六。而夾鍾爲之合。庭奏以陽聲爲調。故奏言律。升歌以陰呂爲聲。故歌言呂。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鼓。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變者樂之一終也。象物。日月星辰之屬。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及土示。皆在地之神也。天神則上帝及五帝也。致者聲樂奏于此。神物應于彼。鼙鼓。八面之鼓。靈鼓。六面之鼓。路鼓。四面之鼓。其鼙亦然。孤竹特生之竹。根之未生者。陰竹生于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

山名。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簡韶之樂。九變而終。九德。卽九功之德也。九磬。卽九成之樂也。

儀封人考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

之。謂畿上有封。若今之界也。又周禮有掌疆之官。列在掌固司險之後。一屬司徒。一屬司馬。其職皆典封疆者也。

木鐸考

鐸大鈴也

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

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

周禮

小宰、正歲帥治

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

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

木鐸、宮正司烜、以之脩火禁於中國、卿帥凡四時之

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

木鐸徇於朝、是皆以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

為政、玄聖素王、則言而為教焉

韶樂考

樂記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

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益稷夔曰、戛擊鳴球、

之樂球搏拊琴瑟以詠、輕清之音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助祭羣后、諸侯德讓、下堂管、鼗、鼓、合止、祝、敔、合樂笙、鏞

以間、歌聲暫歇繼鳥獸、蹻蹻、簫韶九成、一咏一闕鳳

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音惟石、屬角、難和、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石聲和則音無不和物無不感子曰韶者舜

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

雨之動物。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魯有周公故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始基之矣。王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為

之歌。邶鄘衛。更封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憂深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王黍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其煩碎如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成王陳后稷先公為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遷而受其故地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為儉字之誤惟為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自鄙以下無譏焉。鄒第十三曹第十四季子

聞此二國歌不復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

武之德無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其周德之衰乎。尚

二叛之心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為之歌。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

乎。雅頌所以咏盛德形容故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

舞象。箭音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曰。美哉。猶有憾。

文王恨不及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慙

始聖人之難也。聖人處世見舞大夏者。禹之曰。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勤勞水功而見舞韶。箭者。舜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

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

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

日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武樂考

賓弁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戒之已久何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對曰。病

不得其衆也。賈答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此

而後出也。故令舞者久。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病

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后。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

之已蚤何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也。對曰。及時事

也。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坐跪也。問武舞樂之

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致。對曰。非武坐也。言非武人

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非武人

武王用武樂除暴為大下所棄故謂其樂為武樂春秋傳止戈為武

也。坐聲淫及商，何也？舞樂中有貪商之聲是也。武王貪紂天下，故取之。對曰：非武

音也。非武樂之聲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

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賓弁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久立于綴也。何也？子曰：居吾語汝。

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

如山之凝然不動。武王之事也。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大

公之志也。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武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

周召之志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

孔子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也。再成而滅商，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一。

二位至三位，而象滅商也。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四位，極北而及南，象克殷南還。四成

而南國是疆，從北第一，位至二位，象伐紂后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從第二，位至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居左右也。六成復綴，從第三，位而復

于南頭初位。以崇天子，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方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盛威于

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盛威于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一部分，振鐸者夾

之而進也。事蚤濟也。此如武王之久立於綴，行綴之位。以待諸

侯之至也。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三公公亦立亦象周召魯亦立亦也六出鄭辭立而亦

而南國是外林司豎豎南國也正出而合周公

而東出商也而文南象京象南象四出

二出至三出而東南象京象南象再出而商一絲出

周召之志也且夫先故而北出

禮讓考

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

貴乎。坊記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

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觴酒豆

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

已。先人而后已。則民作讓。

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先王之治天下，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爲其近于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慈幼爲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古者言之不出

周書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

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堯堅慎，勿言。

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

莊子孔子曰丘也問不言之言矣，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家之難解，孫叔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

尺。鳥喙長而不能言也

古語 守口如瓶。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老子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孔子 子貢曰。君子欲出言。先慎其所言。言不可不慎也。

真珠船卷之七 上論三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公冶長考 魯人孔子弟子

家語 公冶長能忍耻。 留青 日札 公冶長能通鳥語。始因鳥

語知南山有羊。得而食之。因訟于魯。繫之獄。後得鳥

語知齊出師侵魯。白之魯君。遂釋之。欲爵為大夫。不

受耻為鳥語以得祿也。

鳥語云。喞喞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喙。公冶驗之。果然。

南容考

南容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居南宮因

姓焉

家語

孔子與南宮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今吾送子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子為人臣者母以有已敬叔聞之遂三復白圭

檀弓

南宮縉之妻

孔子兄之子

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

無縱縱

也高

爾爾

也

無扈扈

也廣

爾蓋

也

榛以為笄長尺而總

八寸

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

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瑩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唯予一人營居于

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

家語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實以朝。

孔子曰。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左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救火者皆

曰。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公出御書。俟于宮。

待命于公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藉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

訂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

一也。适見家語一名韜。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南宮敬叔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子賤考

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魚不釣而致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爲。陽鱈者至矣。於是治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說苑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可以教孝矣，兄事可以教悌矣，友事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教不齊所以治者。

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治者，邑也。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芻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

家語

子賤爲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因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漁

子賤著書 有宓子十 六篇賈至 宓子賤碑 頌云鳴琴 蕩蕩處水 之堂清淨 無為邑人 以康澆風 化淳伯俗 致王誰謂 陽鱗革而 為魴鱠膳 黃髦或師 或友芄芄 麥苗不穰 不萎齊帥 已卻魯侯 斯阜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魴。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亾？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缺也。其所亾者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亾，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

賈誼新書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

子賤著書
有宓子十
六篇賈至
宓子賤碑
頌云鳴琴
蕩蕩處水
之堂清淨
無為邑人
以康澆風
化淳伯俗

致王誰謂
陽鱗革而
為魴鱠
黃髦或師
或友芄芄
麥苗不穰
不萎齊師
已卻魯侯
斯阜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鯉。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篋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孔篋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缺也。其所亾者

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亾，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

賈誼
新書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

真珠解
卷之七

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人民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可不哀我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魯君子考

魯多奇士，皆先王德教所培也。爰述泮宮之章。

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燕於泮宮而頌禱之詞。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其旂，旒旒，鸞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其始至泮而得乎人心如此。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崇儒重道之德，音昭然而著。載色載笑，匪

怒伊教。再色再笑，略無暴怒之形，惟敬敷其教，以慰于邁之心，其既至泮而善教入如此。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惟道可以服人，吾願其順彼長道，重禮教

而崇信義以屈服羣衆之心焉。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其

其

其

其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允有文焉而經邦有道允

有武焉而戡亂有方則昭假于自求伊祐明明魯

侯克明其德淮夷世為魯患又願我明明之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將見既作泮宮則受成釋奠咸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有矯矯武勇之臣則在淑問如臯陶在

泮獻囚有淑問如臯陶者則在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多士奮武以于

征而遏彼東南之夷兵威之盛則烝烝而衆不告于

訥在泮獻功且師而和以爭功之事告于閭訟之官惟在泮以獻功而已此皆克廣德心

所致者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武備

兵謀亦制敵之不可缺者是必角弓則觶然其體之

健束矢則搜然其聲之疾戎車則孔博而利于

衝突徒御之衆則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兵威所懾既效順而不敢

無斃而勇于立功逆式固爾猷淮夷卒獲又必審固其謀猶發機決策動在萬全則勝美在我矣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淮夷悅服貢獻斯行

彼翩然飛鴉本惡聲之鳥也今則集憬彼淮夷來獻

其琛此蠢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今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凡元龜也象齒也南金也本非其地之所出者無不大賂于我焉况其所產者乎僖公興學校育人才固可為頌而魯人每願其修德服遠併寓規戒之意

其隔然乘器本張蓋之鳥也今限兼

隔如乘器兼于判林食并桑撰劇非致音

並先固爾船載夷卒藝

無擇而更于立如

對東夫限對然其羣之飛夫事之車限

兵精亦除適之不河楚音長必食兵限

音也

瑚璉考

瑚璉盛黍稷之器

明堂 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

六瑚周之八簋

三禮 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

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兌下

音鏡

漆雕開考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卜多者其識短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國賦考

疏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不曰兵曰賦，亦寓兵于農之意。按先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左傳成作丘甲 禮周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故書。

左傳

十有二年用田賦。

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

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之行是也。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公西赤考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

弟子行云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

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

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

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

之禮者。其于赤也。

禮記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赤以飾棺。祭夫子。于是以素為楮。楮外皆墻。車邊置

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于杠首長尋之施此則夏禮也亦尊夫子兼用三黻之飾也

三千申棖考 魯人

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矣、

孔文子考

孔文子名圉衛之執政上卿也

左傳初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文子使

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娶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置於犁

衛邑

而為之一宮

別為一宮以居之

如二妻然、文子

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

能擇鳥、

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也

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

子欲留季康子使人

召孔

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疾、疾淫

於外州

衛

外州人奪疾之軒

車名

以獻于君疾恥是二

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之孔姑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

按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女而以已女孔姑妻之一失也惡其如二妻而奪之二失也既又以之妻于遺三失也孔姑不辭而夫其叔太叔遺不辭而妻其嫂人道胥而禽行矣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以好學下問與之蓋亦隱惡揚善之意乎

子產傳

公孫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左傳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尉止帥賊以入攻執政於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為

門者置守庀羣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尸而攻盜於北宮殺尉止盜衆盡死子孔

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使羣臣皆受大夫諸

司門子卿之適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

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

子產倉卒聞盜即有區畫所以能安國定難終知政也

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襄十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問為政

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

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二十五年

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班次之禮。襄廿六年

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

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必敗。襄公二十九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用人之法
宰相不可
不知此意

三讓今為
故套矣

仲尼子產
皆前詢後
頌人情之
難調如此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欲使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事成歸功于我，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

四隣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石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

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

恐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獵以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

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

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蓄也畏法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兩不如并
亦有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也。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寔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寔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

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

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美錦。僑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數喻錯落
不見其疊
今文莫能
為之

又一喻奇

子皮容善
之虛古今
僅見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襄三十一年

鄭子產作丘賦。如魯之田賦。國人誦之曰。其父名發死於路。

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國

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民心不可使之逞快。法度不可使之改變。詩云。禮義不愆。何恤

于人言。詩逸。吾不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氏子產父字其先亡乎。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什一取民。歛從其薄。其流敝猶至于貪。作法

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

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又無禮以為之本。鄭及衛亾。偏

語甚正但
事未盡善
蓋亦權濟
一時也

其先亡乎
偏而無禮
鄭及衛亾
偏

渾宰之譏
亦有理

而無法。鄭偏于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
心。何上之有。昭四年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

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法預設則猶不可

禁禦。是謂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

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于法故并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之以生爭緣弗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如

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

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賂并行。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亾。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星也。周五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

月昏見。藏爭罪。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昭六年

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

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亾。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

復火。昭十八年

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

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覲見也。言我若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

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昭十九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

祝救火請
祭二事見
子產識明
氣堅不徇
流俗固是
有執持人

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子

良方爭未知所成。成平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

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伯有子皙之事，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人告子產當就子皙

而助三家之。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

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

去子皮罕止之。衆曰：衆謂人不我順。人謂子產言何

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

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介於襄

庫。介甲也用襄庫之甲兵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子

人以伐之。伐伯有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助已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二人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祿

之。以衣襲之枕之股而哭之。殮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襄三

究竟不欲助疆之意

息當時已自有黨故守產不欲助其謀嫌於偏向耳恐駟良亦未盡直也

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子

良方爭未知所成。成平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

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伯有子皙之事，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人告子產當就子皙

而助三家之。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

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

去子皮罕止之。衆曰：衆謂人不我順。人謂子產言何

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

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介於襄

庫。介甲也用襄庫之甲兵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子率國

人以伐之。伐伯有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助已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二人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祔

之。以衣襲之枕之股而哭之。殮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襄三

究竟不欲助疆之意

思當時已自有黨故守產不欲助其謀嫌於偏向耳恐駟良亦未盡直也

襄三 十年 襄三 十年

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游楚大叔曰

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充蔽彼國政也非私難也謂彼

子南彼逐乃國之政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令非私家之患難也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鄭為游楚子南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城門之外實

薰隧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薰隧盟起本

公孫黑疆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卿

子產弗討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

所傷故欲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

害其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車驛馬也乘遽欲速

至使吏數之責子皙之罪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

爾討也不服治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公孫薰隊之盟女

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前謂子皙直而今始凶人罪之驅除邪惡

是薰隧二字押入奇絕

機權不可
先露此子
產定亂全
身之略也

子產曰。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國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晉之子。褚師市官。子產

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亟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屍諸周氏之

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

澤。萑苻澤名于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昭二十年。

呂覽子產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相鄭十八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年刑三十餘年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殺二人桃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李之垂于產于此從容維翰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街者莫之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援也錐刀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于外也事大國之遺于道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者莫之學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唯作丘賦鑄刑書也見譏當世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傳

晏嬰字平仲萊之維夷人桓子弱之子也

左傳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于是會諸侯於商任以

錮之欒盈自楚來奔

莊公三年

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

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

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議論精到
古人于生
死之際處
之不苟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亾也。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亾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而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
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景子仰天嘆曰。嬰所不

失富一語
喚醒貪夫

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及慶氏敗
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
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一邑。若奔亡雖一邑。不可得宰。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
免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子高子之
難。初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明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也衆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

于刑有鬻踊則足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以告于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

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謀

乃許之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齊在梁丘據與裔欵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

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指范會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

其言句在也字下以
創法作住
法亦新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謫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

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苻。舟鮫守之。藪之薪蒸。

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言專利不與民共

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景公田于沛既還晏子侍於

遄臺子猶丘即梁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樂

氣以動故二體舞有三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

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變羽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徐疾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景公飲酒

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

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志樂不
死晏子稱古

以節
其情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史記 晏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

善交久敬
想懲于石
父之請絕
乎使至今
重平仲者
石父也

亦一不父

太史公曰
晏子伏莊
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
去豈所謂
見義不為
無勇者耶
至其諫說
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
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
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
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
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
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拙于不知已而伸
于知已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
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
中晏子如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

從門間而闕其失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已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
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
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
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家語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

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

若善言今夫蘭之本

本猶根也

三年湛之以漉醕

投物水中曰湛

惠盡忠退 澄酒日漉以 既成嗽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
思補過者 酒漱口日醕

哉假令晏 子而在余 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

雖為之執 鞭所欣慕 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

焉 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

外記平仲 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
下交魯之 處士上交

齊之大夫 足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吳翰至老 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

不哀孔子 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在齊與平 說齊侯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
仲處者八 苑

年 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而封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

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故忠臣者能

納善于君也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

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

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

身

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臧文仲考

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

文仲。辰。彊字子臧。因以為氏。

左傳魯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立。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不

可謂不朽。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以人從欲鮮濟。

僖公二十一年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

以爲刑之報

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

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

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

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

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于齊，公使往。從者曰：吾君不

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急

為而讓夷，以治平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

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飢饉薦降，民羸幾卒。大

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

以舒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寔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左傳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

母弟之寵子帶。鄙

野處也

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僖二十四年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

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

謂躋僖公

而不止。燔柴于竈。以祀焉。

顏淵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判銳於狝。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

居蔡考

蔡國君之

守龜出蔡地因以為

名焉禮器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

不寶龜藏圭家

語臧氏有

守龜其名

曰蔡文仲

三年而為

一兆武仲

三年而為

二兆又曰

一名儂句

山節藻梲

邊栢謂

之節梁上

楹謂之椽

明堂位天

子之廟飾

山節刻櫨

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

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來游之人

妾織蒲。為席與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僖本閔兒嘗為臣應

在下今祀爰居。海鳥止于東門三不智也。

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

神，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

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

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

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

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

吾過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邾人以取句須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螿蠆有毒，而

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

公胄，縣諸魚門。

按文仲當時，上有遺佚厄窮之下惠，下有築郿築廩

之疲民、書蠹、書蜚、無禾、無麥、不謂無事矣。仲自乞糴於齊、不務殖農桑、以豐國計、而唯龜是寶、棄職甚矣。論曰、文仲之爲人、蓋亦明於大體者。但用心於禍福之際、未免重于鬼神而自輕耳。西墅識

國語楚成

王每朝設

脯糗以羞

子文子文

辭而逃之

說苑子文

之族有干

法者廷理

欲釋之子

文不聽國

人歌其公

平

令尹子文傳

左傳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於

邲、合於邲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

邲子田、遂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鬬

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子文靖國之難、朝不謀夕、楚

人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實多。楚成王立、

申公鬬班殺公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楚難由家強而國弱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贏積、舉將

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為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澨。楚子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更封于邲為邲公，鬬氏之族益大。而邲與鬬子王之賈子文曰：前歲不贊，賈曰：不昧，而賈子之辭，如于子三人耳。國去，其賈平文。

崔子考 名舒齊公族也

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同姜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示陳文子，文

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

隕物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嫫言棠公已當此凶。遂

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

招禍以冠 與陳靈公

可疑也

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東。萊。論。以。崔。子。之。弑。君。史。書。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鐵。鈇。有。敵。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以。前。暮。夜。晦。冥。羣。慝。并。作。苟。無。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

陳文子考

名須無敬仲之後也

左傳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言必以驕致患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言齊

間晉有欒盈之禍而伐之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子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

者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于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况以惡乎。所行之義有過於君猶自損抑况欲以惡其君乎

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

且請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齊自晏子以下，能卓然自守，不污于其間者，惟文

子為賢。然其知崔子之惡，不能制之于先，而第去

之于後，夫子一清之評，其亦不欲深求耳。

季文子傳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

左傳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

秋，使季文

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

此所謂三思而行。

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

諸及鄆。

諸、鄆，二邑，莒魯之衝也。公孫敖奔莒，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故帥師以城。

十五

年，秋，齊人侵魯西部，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于魯也。

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

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必受太子以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于境外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五倫之法。則合此則吉。德以處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

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忌。行文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主藏之名。以

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

之。在昔舜舉十六族。八元八愷。流四凶。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有大功

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昔舜以下稍節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

宣公篡立懼齊見討行父

遂如齊以濟西川之田賂之以請會

於是會於平州。

齊地

以定公位。

八年襄仲

莊公

卒。十八年公孫歸父。

襄仲

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

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

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

嫡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不能堅事齊晉故

云失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耳

臧宣仲

名許武

怒曰。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去襄仲

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

成公元年作丘甲。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

晉地備齊

也。

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宣公薨臧孫許為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

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為已計而季文子主之也

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首。及齊侯戰於

鞞。

齊地

齊師敗績。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

齊地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得立至是晉使歸之於武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言不能壽終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也我乎？乃止。

六年，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功宮。立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示后世。非

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七年春，吳伐郟。郟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懸恤，故蠻夷內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

傳云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子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

三，猶喪配耦，而况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

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冬晉士燮范文子來聘言伐鄭以鄭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不敢事受賂

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

將復之將以緩師之言復晉侯季孫懼遂使宣伯即叔孫僑如帥師

會伐鄭

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為

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既歸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大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

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邶風喻文子獲我心

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於壞隤魯邑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

子將行成公將去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于壞

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

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於沙隨。宣伯賂郤犇，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能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獻子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茗丘。晉地公還侍於郕。使子叔聲伯名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宮。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亾。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魯亡而屬齊楚則還為晉讐。晉雖治之，亦何所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遂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犇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

真珠船
卷之七
四六

穆姜所指獨殺

召叔孫豹

僑如弟也於齊而立之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

襄公嫡母

初穆姜使擇美楨

梓屬

以自

為襯與頌琴

襯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皆欲以送終

季文子取以葬齊姜

君子曰非禮也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季文子取穆姜所為之襯與琴以葬齊姜非尊

事君祖母之禮也

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

四年秋定姒薨

成公妾襄公生母姒妃姓

不嬪於廟無襯不虞匠

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

也

慢其母是不君長誰咎受其咎

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

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

欲為定姒作襯

季

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止也

君子

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文子始無禮于穆姜

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

在西階

宰庀家器為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

宣成

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按季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于是瞞宣公之短黜莒

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後宣公惡

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則行父始奸深忌刻之人矣。但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之政，故猶以功名終焉。夫子曰：再斯可矣。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此言微婉可味。文子爲大夫而儉素若此，深足爲人臣之愧，何得以季氏薄視之也。第考其行事，微有得失，想其識未足耳。故有三思之癖。

甯武子考

名俞莊子之子

左傳

初，晉文公之爲太子出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

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

自河南濟，浸曹，遂伐衛，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欽

孟。衛地衛侯成公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衛地甯武子從，大

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以受盟或訖元咺於

公口，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

叔武以入守。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晉人復衛侯。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地衛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 國人不欲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

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

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

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故甯武子先。武子患公

先入欲安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歔

犬華仲先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歔犬走出公

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代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俞以君

故親以衣食為已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晉

侯使醫衍酖衛侯。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

俞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穀魯本與衛同王許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厘臣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

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與之晏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肄

業及之也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為晏臣而設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

晏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也愾恨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

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晏形赤色茲黑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

之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夏啓之孫甯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

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

請改祀命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

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

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

任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所載務財訓農通商惠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乃文公時事

按成公出入始終以亂。武子之失諫者五。不禮重耳。背晉從楚。懷忌叔武。已盟而疑。先期而入。賂殺元咺。此五事也。然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伯夷叔齊考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仲達。姓墨胎氏。夷齊

其諡也。父孤竹君。

孤竹今永年府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焉。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其辭曰：登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之山。

呂氏春秋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辨疑

按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

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逝之事，則求仁得仁之說，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首陽之隱，未見其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

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惟其遜國俱逃、事
大卓絕、故後世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
也、何必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若諫伐一事、使果有
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時、初不當俟其戎車旣駕
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
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
鋒刃將及之中也、遷於史記纔有一字之增、而遂與
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
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于不聽惡聲、而

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
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
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
之章也、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
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王文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痛紂、
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同歸西伯矣、武王倡大義
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想武

微生高魯
人一名尾
生高高嘗
與女子期
于梁下水
子不來水

真未始
卷之七
五

暴至不去
抱梁柱而
死

王之時。夷未必尚在。使其不死。烈豈獨太公哉。

左丘明考

魯人傳春秋者

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于曾子。又曰春秋為素王。丘明為素臣。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又曰丘明左史倚相。

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于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改。則左氏略之不復作詩。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于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于平王。穆王則在春秋先。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之謀。春秋終于哀公。悼公智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

真朱... 卷之七... 五

之後所述
楚事極詳

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于是魯

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寇。

劉知幾曰

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

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于魯文。藉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

五經通義 卷之七
五
睹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夫亦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寔廣見聞。其長三也。

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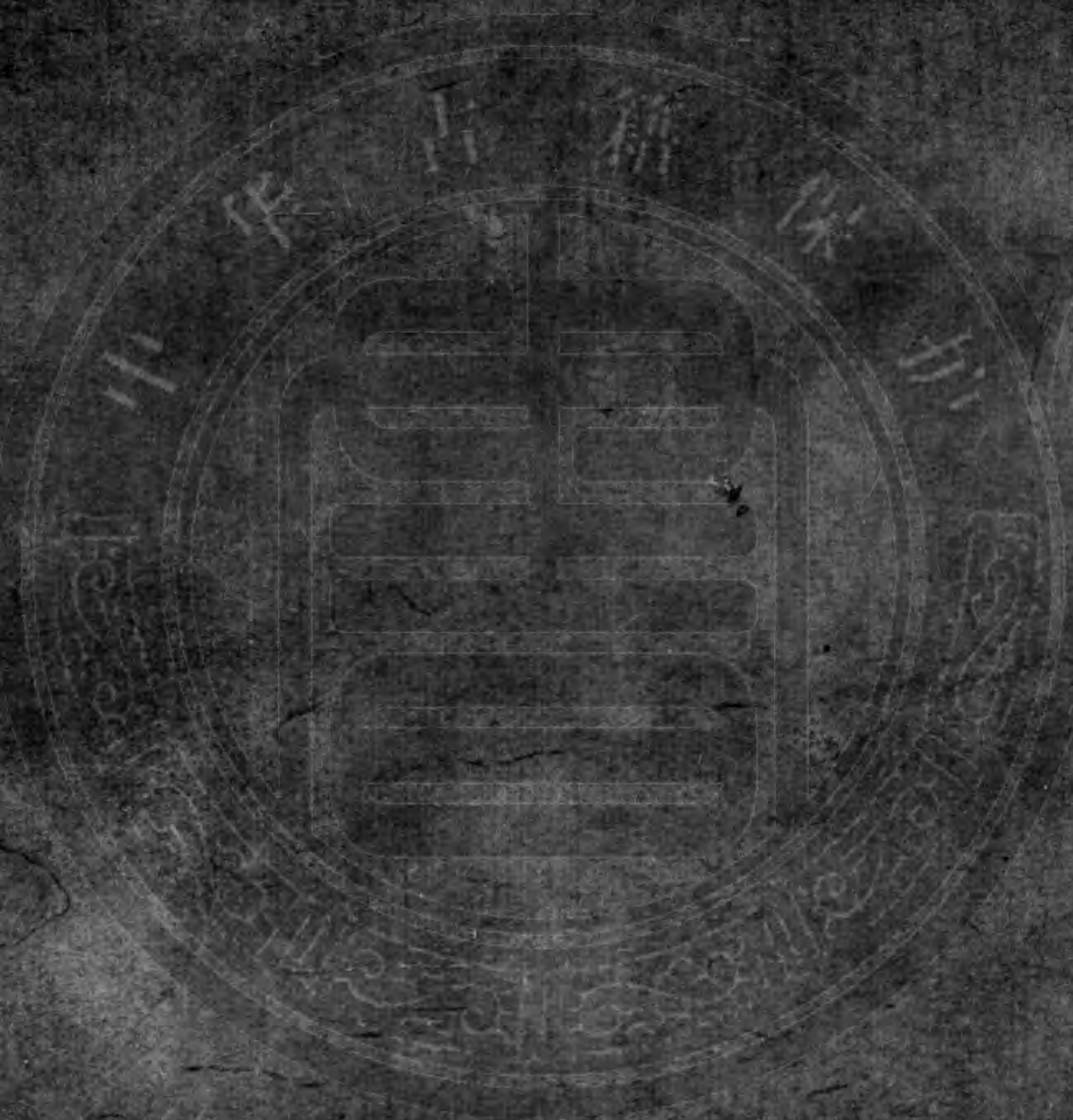
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二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

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右氏。不亦自矛盾乎。

李瑞和曰。夫君子將立言于天下。而其胸中非真有當世之憤。剛腸嫉惡之性。則其書不可以垂教。卽幸而得同志於當時。而其胸中非各有世道之憂。代王者去邪擊奸之志。則其書亦不可以苟同。若丘與丘

明。殆于得是非之公矣。夫佞人之禍。不在區區病畦。而大者恒在功名之士。故列國之卿。丘明雖文其辭。未嘗不卑其志。而丘也無勇。亦有兩觀以待僞辟之徒。夫反覆之態。非所施于友生。而事成嘗列于英雄之數。故事讐之國。丘明或侈其功。未嘗不惡其詐。而丘惟無怨。不能屈筆以媚所殺我之人。知我罪我。兩人聽之。崇正醜邪。則兩人當之矣。

真珠船卷之七終



五新保州

州保新五